

雪线

X U E X I A N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田建宏 著

严寒自转绿的枝头渐渐褪去

消融的哥哥河水

不断将冰场的冰块

搬上岸堤

雪线也像遇冷的体温计

自峰顶

骤然降下

候鸟北返

想像积雪消融的情景

乍暖还寒的春夜

你说 我怎么

突然间

会想大了



XUE XIAN

王 汉 华 题 写 书 名

雪

线

田建宏 著

X U E X I A N

雪

线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线/田建宏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065-4090-8

I. 雪… II. 田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1670 号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:100035)

北京瑞哲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1.125

字数:290 千字 印数:3000 册

定价:19.80 元

目 录

第一天	(1)
第二天	(79)
第三天	(132)
第四天	(203)
第五天	(275)
后 记	(354)

第一天

“我不管那么多，一个星期必须交稿，所有的资料就是这一堆日记——够了，足够了，当然，你可以去搞调查，我只等到五号，嗯！应该是六号见稿。”

“咣——”，随着一声门响，主任的身影消失了，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堆大大小小的日记本，要写出马可才的事迹材料，我只有靠它们了。

自从到政治部工作以来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材料打交道。本来我的文字功底就不好，加之材料——书面上的东西，总给人一种虚的感觉，也就是说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不完全符合，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冲突——笔下写的并不完全是心里想的或事物的全部真实情况。这种工作方式有时很痛苦。后来，随着对工作的逐渐熟悉，我慢慢地明白：我从事的政治工作是一种舆论、宣传、教育的需要，我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宣扬好的、光明的一面，从而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鼓励；可能我们写的、说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全部，但我们向往美好的东西，为了这种美好的向往，我们宁可将它不发亮的一面隐去。有了这种认识后，心理上的那种痛苦消失了，写材料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，我只是按自己无数次形成的不变模式或首长说应达到的目的工作。然而马可才的事迹材料却突然打破了我的

这种工作模式和我对待材料的态度，我不知从何着眼，如何下笔，才能写出他的事迹材料来……

整个上午我都没起床，我知道没人会过问我出没出操，上没上班。在政治部有一种惯例：写材料，特别是写那种比较大型的经验材料、会议发言、首长讲话时，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人，没有白天黑夜地工作，如果有人第二天没有出操上班，那自然是晚上加班了。长期以来，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共识，材料是“压”出来的。比如说，让你四天完成的东西，那肯定是在第四天下午或晚上完成的，很少有四天要完成的东西，第一天就写好的情况。太阳从窗外照进来，按照高原的特点，这时最多是八点半左右，其实才刚上班。常年的军营生活已经使我养成一种习惯，错过了作息时间，很难再睡得着。

我的目光自然落在桌子上的那堆日记本上。主任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应该是很充足了，但我深知这份材料的分量。少有的，第一天我就把心思集中到它上面。没有吃早饭，肚子直叫，我还是不想起床。这时是大脑思维最灵敏的时候，我从枕头下摸出一支烟来，慢慢地点上，从何着手呢？我的思绪逐渐在飘飘的烟雾里伸展开……

马可才，男，1966年生，江苏六合人，1985年入伍，大学本科控制专业毕业，历任战士、学员、排长、连长……按照事迹材料的固定模式，我开始往下套，到下面就接不上了。我或许应该先拟好提纲，看从哪几个方面去写他，但各人有自己的习惯，我写东西很少拟提纲，心里想得差不多了，就往下写。其实，这个人我见过两三次，还有点接触。那时我在阵管四连当实习排长，他是阵管二连的连长，长得又黑又瘦，话不多。阵管营分布在230公里长的山沟里，集中一次不容易，在山上呆了一年多，我们只见过两三次。每次见面，除一本正经地开会、讨论问题外就各奔东西，谈不上了解，何况那时我只是个挂红牌的实习排长，等实习期满，不知会分到哪个单位，自然不是他关心的对象。后来，我在山下发射一营当排长，当副指

导员，再调至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，偶尔也见一次面，知道他是全旅最年轻的连长。

下面呢？他是上月初死的，不是九号就是十号，刚过完“八一”不久。当晚雨下得特别大，他去察看电站，被洪水冲走了，旅里派出四个发射营的六百多名官兵沿可可沟寻找，在泥沙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当然，这些是我从科长那里知道的。等后来，从上山修复阵地的战士中知道得更详细了些，那个刚刚运转不久的电站保住了，五个预备阵地冲毁了四个，有三个洞库的门口被泥沙封堵。那条连接旅大院和阵管连队的沙路已经找不到了，上山的部队全是在山沟里按基本方向判断而行。幸好营房的选址都在较高且安全的地方，除了马可才外，没有人员伤亡。据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说，在干旱的戈壁高原，出现如此大的暴雨是他们从未见过的，在洞库边的排水沟里，被洪水冲下的巨石足有一人多高。

其实，那场暴雨带来的恐怖与惊奇，在山下的官兵也感受到了。下午两点时分，从东北部的嘎日山脉陆续涌起一团团黑云，逐渐向阵地和旅大院方向移来。不久，电闪雷鸣，从山下望去，洪水在一无遮拦的石山上跳窜奔涌。雨下了足有两个多小时，才慢慢地向东移去。刚开始还可以接到山上的电话，很快就失去了联系，可能是线路出了问题。本来要派部队支援山上的部队，后来常委研究取消了计划。谁都知道沿沟而修的沙路在如此大的暴雨下，早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了。于是，全旅官兵上至旅长下至战士，或在营房窗口或在操场上，向几十公里外雷电交加的山头怔怔望着，看着这场罕见的大雨如何收场。

我们曾在这里看过六月的飞雪，看那光秃秃的山头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瞬间变得像起舞的仙女一样美丽多姿；我们也曾对着深邃的几乎四季如一的天空祈祷，渴盼有一朵白云飘来，遮住如针的阳光，幻想着在干涸的戈壁滩滴落一片甘霖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，已经没有了雨这一概念了。1990年，我初到331旅，那一年，全年没下过一滴雨。来年元旦，却降下了足有80厘米厚的大雪。那

是从南边的尔德山脉飘来的积雪，一夜之间就将裸露的戈壁滩覆盖了。那时，对这罕见大雪，我们的欢呼多于恐惧，全旅战士足足打了一个月的雪仗。接下来的四五月之交，接连刮了三天的沙尘暴，漫天的沙尘将天空变成一把黄色的大伞，室内必须用手电筒才能看清东西。但这些对每个人而言，只作为一种奇特的经历而过去了。这场罕见的雨却给人更多的是恐惧而非惊奇。到后来，整个山顶黑云笼罩，雷电交织，正像后来有人说的那样，他们已经把这种奇特的景象和自己的职业——核武器军人联系在了一起。雨停后，太阳还未落，在东边，那曾风雨雷电交加的山头上升起三轮同心的彩虹，艳丽无比。

那一天是1991年8月10日。

最后一支烟也被我抽完了。一上午，脑子里就这些东西。

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胡乱吃了两包方便面。目光又落在那堆日记上，看来要写出马可才的事迹材料，第一步先得读完它们。

我从中抽出一本，翻着，发现日记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和我们平时记的差不多，于是我又换了一本，突然发现一首诗。

声 音

沉默了很久很久
记不清，是在哪一个静寂的夜
自上游传来第一声
冰块开裂的
微笑

我发现这一本里写了很多诗，有的晦涩难懂，有的像大白话，有的只有短短几句。比如有一首叫《藏妇》的诗，是这样写的：

藏 妇

一手托着太阳
一手牵着白云
唱着无尽的歌谣
走过雪原
走向——
圣洁

听人说马可才和当地一位蒙古族还是藏族姑娘来往密切，还要打报告结婚，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结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以《藏妇》为题，为何不用《藏女》或其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命名呢？那样岂不更富有诗意。据说马可才脾气特别怪，有时有说有笑，有时谁问他也不理，连旅首长也让他几分。他经常晚上看书，等那支有小孩胳膊粗的专用蜡烛燃完，他就准时睡觉，早上很少出操。这其实是山上的惯例。有人说他到 331 旅后就没有探过家，家里有什么人也不得而知。他最心疼的就是二连养的那几只狗。在山上，断炊断水是常有的事，马可才宁肯自己饿肚子，决不会让他的狗饿上一顿。据说，二连最多时养有五条狗，每天巡逻在连队、坑道和阵地周围，威风凛凛。而这些狗也非常奇怪，只认穿军装的，如果着便装进山，那就别想靠近连队半步。一次基地某位处长穿便装到山上检查工作，顺便看看山中的景观，结果刚下车，就被两只狗扑倒，差点出了人命。后来，有关狗的问题一直闹到基地，旅长亲自到基地作有关狗问题的报告。其实谁都知道狗是阵管分队的正式成员之一。虽说是建制连单位，五个阵管连队加起来还不到 50 人，也就是平均每个连队还不到 10 人，遇上有人休假、下山执行任务，整个连队就剩一两人了。荒凉的山沟里狗自然成了战士最亲密的朋友，何况，它们还担负着守护阵地、洞库和连队安全的重任。这里是未开发的

自然保护区,又是军事禁区,人迹罕至,经常有成群的野狼、雪豹等野生动物出没,谁都不怀疑狗在阵管分队的重要作用。最后,基地也默认了狗的存在,但规定每个连队只能养二至三只。

我的思绪又跑远了,继续往下看,这一本写了很多诗,那时正是马可才到 331 旅一年多。

我又看了几首诗,接着翻后面的日记,对他那密密麻麻又千篇一律的文字我没兴趣,我只读那些诗。

1991 年 5 月 10 日

星期三

晴

墓 碑

——献给烈士金亮

让站立的与倒下的对立

让聪明的与傻的对立

让生与死对立

让一生与十八岁对立

让语言与灵魂对立

让卑微与高尚对立

让索取与无私对立

让雪峰与你的墓碑对立

一生或许太长

雪峰也有倾倒的一刻

与天而齐的岂只是云

还有墓碑

这首诗里的烈士金亮是个入伍才一年多的新兵，为关燃料阀，被烧死的。那时我刚毕业到这个旅，对“4.28”事件还有些知道。当时为了准备9101工程，4月28日开始将02号坑道的燃料转向山下。白天的转运非常顺利，燃料从坑道压进泵车，再由泵车装到火车上，没有出现任何外泄现象。黄昏时分，往警戒房送饭的人看见02号坑道口有棕黄色烟雾冒出，二连全体官兵——其实也只有5人，全体出动。尽管人人都戴着防毒面具，穿着防化衣，但燃料外泄的压力非常大，还有滚滚的浓烟，人根本无法进入坑道，不要说关阀门了。正在万分紧急时刻，金亮突然想起坑道的侧门，或许还没有堵死，他自告奋勇从侧门进入坑道，阀门是堵上了，但他却再没有出来。险情排除后，进入坑道的人说，金亮已经被烧得只剩几块黑骨头了。“4.28”事件共失泄燃料20多吨，造成一人死亡、一人重伤、两人轻伤的后果，几乎整个二连全未幸免。至于事故的原因，没有一个多么明确的解释，其实也很难解释清楚，当然最后还得有个结论，这就不说了。金亮被追认为中共党员，评为烈士，荣立一等功。我所知道的就这些。

这本日记的后半本没有往下写，是个断层，可能金亮的死对马可才震动很大，接下来又换了一本全新的日记本。

我发现马可才后面的日记，也就是1991年5月份开始，有时几天甚至一星期才记一次，篇幅也不是很长，而且诗的比例逐渐减少了。

等下班号响时，我基本上把马可才的日记翻了一遍。

吃完饭，我沿着公路散步，此时是戈壁滩一年中最好的季节，傍晚就更不用说了，烈日、严寒、飞沙走石仿佛是很遥远的事情。这里的天黑得迟，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坠下，半天的火烧云散尽后，天空还要明亮半天，湛蓝湛蓝的，像是宁静的大海。与天空相比，地面就逊色多了，单调得几乎看不见任何装饰物，疏疏落落几朵刺蓬，再就是白石头、红石头、灰石头，一望无际地与天空相接。我回过头，向着远山的阵地方向望去，那里或许已经是黑夜了。我曾经

生活过的阵管四连，大山应该是在像绿地毯一样的高寒草原的包裹下入睡了，或许还有几座珠贝般的帐篷，那是从远方而来的牧民，他们总是夏秋而来，冬春而去；或许它还根本没有睡，营房里飘出一段歌声或一曲悠扬的二胡声，还有那偶尔发出火光的牛粪茶炉，像黑夜的眼睛。

这里海拔接近 4000 米，含氧量为海平面的 70%，生长期只有 80 天，降雨量仅有几毫米，除了山里面外，几乎看不见有生植物。用战士的话说就是，拉泡尿也不长蛆。由于战略的需要，部队长年驻守在这里，年年岁岁，一批人来了，又一批人走了，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、荣誉或是个人的理想而来，带着一身传奇般的经历和疾病而去，这就是生活在世界最艰苦地区的中国战略导弹军人。

当历史的车轮已运行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时，他们仍然与山沟戈壁相守；当这个国家和她的公民日益强大富裕时，他们仍然与贫清和寂寞相伴；当崇尚思想解放，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流行一时时，他们仍然抱守着已经在头脑中生根的信念，从事一种特殊的职业。我是一名入伍的地方大学生，短短的三年时光已将我和这块大戈壁融在了一起，我知道组织上为什么要对我委此重任——整理马可才的事迹材料。他可以被评为英雄，荣立战功，然而一切都替代不了他奉献给这戈壁大山的短暂青春和生命。

马可才死后，对他的评功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分歧。虽然他是为察看部队的电站而牺牲，但真的能评为烈士、英雄？除了在普通官兵中那种难以改变的形象，还有他自身的两次处分，一次降职，一次推迟晋职。

当时对马可才定的是报二等功、烈士。主任认为马可才的评功问题是政治部的事，材料整理得如何很关键，至于最后的拍板，按规定得由基地批准，非旅里决定，这就是他反复交代的原因。

回到宿舍，我的思绪又集中到马可才身上。一下午阅读他的日记，这个人已经在我心里产生一种敬意，不为他的无私勇敢，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。

我把他所有的日记按时间顺序摆好，怀着某种敬畏的心去读这些沉甸甸的文字，我时时感觉我是在慢慢打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我想如果马可才还活着，他宁可不要那些功名，也不愿让我看他的日记。日记历来是与一个人的隐私联系在一起的，马可才的死给了我这种阅读的特权，然而当我怀着这种崇敬的心情逐字逐句去阅读时，我时时感觉心中有一丝愧意。

我从最早的1989年的第一本读起。

1989年9月11日

星期一

晴

地点：连长办公室

主持：连长

参加：王军、赵荣国、白振山、张兵、马可才

连长：今天我们开这个会，全连的人都在这里，交代三件事。第一，连队的管理问题，这个问题我强调不只一次了。现在是“关键期”，随时都有工作组上山，旅里的、基地的，说不定还有二炮的，内务卫生不能降低标准，各项工作都要上得去。我们是基地的一面红旗，二炮海拔最高的哨所，工作标准也要最高。马排长你刚来不久，又懂专业，工作精力主要放在阵地上，马虎不得。张兵，勤快些，一有车进山就报告，车进门时要敬礼。敬礼，你慌啥，如果下次你忘记了敬礼，让旅长说你脑子“缺氧”，那你就稍息一边站去。司务长，拉煤的车什么时候到？冬菜准备得怎样了？旅里没落实就催一催，月底煤菜都要到位。你看山头已经落雪了，要是早晚一场大雪封山了，你就吃辣椒面去。白振山、赵荣国，伙食要丰富点，看好大黑和二黑，让它们少往“红旗”家的帐篷跑，影响不好。他们家的那条狗再来勾引大黑，就把它赶走。讲到第几个问题了？就这些。

从初次到331旅报到，一个月的集训结束，按时间推算这时应

该是马可才初到阵营二连不久，可能是刚从学校毕业，他的工作态度非常端正，从开会时的记录就能看到。

1989年9月12日 星期二 晴

上午：全连学习，主题“三爱”。

爱二炮，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，中央军委的“撒手锏”，担负着双重任务，光荣。

爱阵地，向老一辈导弹军人学习。

爱本职，创最佳，岗位学雷锋。

下午：打扑克。

1989年9月13日 星期三 阴

连长，连长？！

晋职，晋衔。

1989年9月14日 星期四 晴

“军人的价值在于奉献”

今天，我到外面走了一圈，很有意思。那些怪异的岩石让人难以相信是大自然的杰作，红、白、灰颜色各异，有的像尖矛，有的像利剑，有的像一只温柔的小羔羊，有的又像一只巨大的牦牛头。然而最让人叹服的还是那些生长在岩缝中的松柏，它们沿着岩缝的原始裂痕延伸开来，在光秃秃的石山上织成一张美丽的网。不知这些生命来自哪里，起始何时，由于自然环境极端恶劣，它们长势不

高，只有一人高左右。常年的干旱，风沙和严寒，使这些沿山而长的松柏表皮干燥皴裂，造型非常奇特。它们并非直立向天，而是左曲右缠顽强向上，像虬龙一样附着在岩石上，挂在悬崖边。可以想象狂风当初是怎样想把它们拔起、扭断，然而它们就这样顽强地生存下来了。张兵告诉我，别看这些树只有碗口粗，年龄却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大得多，有的已经生长了百年、几百年以上。我不禁对这些无声的生命产生敬意，它们应该是我们这些常年驻守山沟军人的偶像。关于他们的生命起源，战士们说大风从很远把种子携来，落在潮湿的石缝里就长了起来。我想不是这样，按照地球构造学说，这里原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后来由于地壳运动，欧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相撞，地势逐渐抬高，气候发生变化，大量动植物死亡，剩下的就是栖生在石缝中的松柏了——这是中学课本上的知识。

在对它们生命敬仰的同时，我也对生灵在自然面前的弱小无助而深感悲哀。

1989年9月15日 星期五 晴

今天，我到可可沟整整一星期了。在这里写些什么？我想如果让我再做一次选择，我仍然会来军营，仍然会来可鲁可。这里环境虽然艰苦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。如果我不是军人，将永远与这些无缘。

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，感觉非常快。我想更加难受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来。

今天，我写给所有同学的信应该收到了。

一个人的时候很孤独。

今天，我领到了新服装。

1989年9月16日 星期六 晴

休息。

由于战备值班，我们没有休息日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每天都在休息。

1989年9月17日 星期日 晴

这两天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晚上总会醒来。睡不着时，我就披着被子坐一会儿，困了就趴在床上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枕头湿了一大片，我知道自己流泪了，流了多少，我不知道。自从来到可鲁可，我理解最深的就是流泪了。真奇怪，除小时候偶尔因不听话被父亲“收拾”一下外，我还从未哭过。现在怎么了，我应该后悔吗？

我曾经了解过，长期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对人体伤害很大。外军有一个惯例，海拔3000米以上不驻军，而我们驻守的地方都4000米了。初到这里时你会感到恶心、呕吐、失眠、掉头发，指甲干裂。一个月前我们初到331旅时，所有的新学员出现了这种反应，他们说这是第一关，而331旅大院要比我们可可沟低近1000米。在这里生活五年以上，人的内脏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——增大，大脑反应迟钝，记忆力减退，而再回到海拔较低的地方很难恢复过来。时间久了，就不能在内地生活——低原反应，头晕眼花。像我们的旅长、高工等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的人，已经不适应内地的生活环境了。“献了青春献终生，献了终生献子孙”是这些高原军人的真实写照，但是，这样的话最初不是从英模的材料或报告中得来的，它们是从那些“老高原”的嘴里流传下来的。很多人理解这样的语言是对高原军人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，然而他们的意思是指你

必须生活在这里的客观性、残酷性。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个个都非常开朗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现在与过去相比是过天堂里的日子，难道还有比这更艰苦的日子？

过去自然是我们这辈人无法见到的，但也可从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史，从那些直接参与创业的还活着的一辈人那里知道。

20多年前，为了使一个新生的国家不受欺凌，为了使一个饱经苦难的民族不再受辱，一支特殊的部队诞生了，从此，开始了它光荣而艰辛的创业之路，几乎与山沟、戈壁、松林没有分离过，十年后，331旅就在可鲁可诞生了。

一夜间，几千人的部队就在这一无所有的地方驻扎下来了。而后，一边进山施工，一边修筑营房。所谓营房是一种叫“干打垒”的东西，上半截露在地上，下半截埋在地里。因为这地方几乎不下雨，房子建起来特别容易，就地挖个沙坑，把沙土往周围一垒，上面随便找什么东西一盖就行了。他们把最好的水泥、钢筋、时间、智慧都用到了为导弹筑巢上，而无心为自己建造一间遮风挡沙的营房。在80年代初，他们还住在这种叫“干打垒”的房子里，其实到现在有的阵地还能见到这种房子。

工程团在山沟里足足奋战了5年，又开走了。真正的战略导弹军人住进了“干打垒”。这就是331旅的第一批元老，以老高工为代表，已经没有几人了。那时还没有公路，更没有铁路，好在戈壁滩上踏条路很容易。“国宝”从远方运来，神秘地驻进坑道……

1989年9月18日

星期一

晴

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日记，那是一个孤独的人对自己最亲密朋友的倾诉。

四年的军校生活使我对军人的职业还比较了解，就是到旅里